

于晴九九 新著



淑

女

勿

逃

你眼底
的星星
点燃了
寂寞的
子夜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于晴九九新著

淑女勿逃

(台湾)·于晴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晓 苑

封面设计:杨雪霜

下晴九九新著

勿逃

著



8千字

第一章

于晴九九新著

饶是身处于吵杂喧哗的市集中，体内的神经却怪异的犹如陷入危机般颤抖跃动，不自觉打了个冷颤，芽裳放下手中小贩正极力鼓吹购买的首饰，旋身回望。

一波波的人潮无法掩去站在树荫下伟岸粗矿的男子。他在看她！棕睁赤裸的写满欣赏与她所不解的讯息。

为此芽裳不悦的沉下娇颜，他看她的目光过于大胆无礼，简直可说是蛮横的教她无法接受，她晓得自身容貌不俗，旁人常道：她美的恍若凡坐中的精灵。早已习惯男子赞叹与女子欣赏的目光随着她的身影跑，可是在面对陌生男子鸷猛的目光时，却觉浑身不自在，对方锐利的目光穿透了她的灵魂与神经，就像他予人的感觉一样狂妄。

过多的狂妄激起芽裳体内根生抵固的娇气，她昂起小巧可人的下巴不服输的回瞪。

纯然的挑衅动作逗笑了树荫下的鲁男子，他咧嘴露出洁白的牙齿嘲笑她幼稚的举动。

这一笑牵动了芽裳的怒火，向来享尽家人宠爱的她岂寥得了他人随意讪笑，她火的欲奔上前同那名男子理论，可理智告诉她，面对无礼人士时应不予理会，以免使自己落得与对方同等级。

她是高莫家的芽裳，到了外头她的行为即代表高莫家，她不能为逞一时快意坏了高莫家的好名声。

芽裳不断的要自己放松心情，莫把对方恶意的逗弄放在心

底，就当他是路边撒野的狗儿，身为高尚的人类焉会与狗儿斤斤计较；这般想后她心情果然好多了，回缓怒沉的娇颜，恢复好心情，不再将他尖锐的视线搁在心底。

明明瞧见她已怒火中烧，转眼间竟见她恍如无事发生继续逛她的街，迈尔讶异的挑挑眉，嘴角犹带着感兴趣的笑容。

在她窈窕的身影初踏人市集时，他便注意到她了，乍见她时，他承认全身宛如遭到电殛，为她清灵的美感到不可思议，她看来纯洁的几乎令他误以为她是背后长着一对翅膀的精灵。

想要她的念头也是在见到她时就产生，迈尔从未如此迅速对女人产生占有的念头，唯有她！唯有她使他想放下一切事物将她掳走，要她的欲念异常的肌渴，是他接触过的女人太少吗？不！他可是亚罗斯王国内有名的花花公子，玩赏过各家名花艳姬，理当不会再有女人能轻易激起他强烈夺取的意念。

可是她办到了，她甚至无需对他眨眼勾指买弄风情，光是看着她就令他有当盗匪的冲动。

迈尔有些不满自身情绪轻易被她牵着走，许是她是他所不过的类型，以致于他兴致勃勃想一尝得到她的滋味，既也有兴趣，在他的观念中想要就努力去争取。而他也行动不再用目光掠夺她的美丽，跨大步迈向她，张网捕捉他要的，精灵。

“小姐，这条项链是我跋山涉水，躲过战火辛苦带来的，你真的不要吗？这条项链简直是为你而打造的，美的不可思议啊！”卖饰品的小贩发挥三寸不烂之舌鼓吹她买下，眼前的女子光以外表看来，即可猜晓她会是名大客户，当然前提是他得说服她买下。

“不，我不要了，谢谢你。”经过先前鲁男子无礼的注视后，芽裳再无逛街的欲望，原本美丽的东西此刻到了眼底竟全变得

平凡无奇，再也激不起购买的冲动。

“小姐，如果你是嫌贵的话，我可以算你便宜些。”小贩死也不肯放走到手的肥羊。

“不！我真的不想要。”芽裳再次拒绝，可那名小贩硬是抓住她的衣袖不让她走。

芽裳头一次遇到此等阵仗，讶异都来不及了，哪晓得如何应对。

“我买。”清朗的男性嗓音响起，迈尔出现并丢下十枚银币为佳人解危。

“啊！谢谢大爷！大爷，您可真识货，这条项链是我跋山涉水，躲过战火辛苦带回来的，我保证您买回去后绝不会后悔。”小贩双眼一接触到闪亮的银币，赶忙松开芽裳的衣袖，快乐的点着银币并将项链交予迈尔。

在小贩松开衣袖后，芽裳该是离开的，错就错在她对买这条项链的男子产生好奇，方抬眼看，她便后悔了。

“大爷，您的心上人若收到这条项链铁定会喜上眉梢。”小贩发现男子多给了一枚银币，开心的笑咧了嘴，要他将银币还给男子是不可能的，所以他多说些好听的话算是那三枚银币的代价，免得那男人觉得他占尽便宜。

迈尔微笑看着她吃惊的表情，近看更显得她的脆弱、纤细，而她的容貌精致到仿佛是艺术家最得意的作品，美丽到有点不真实，教他直想将手掌贴在她的脸颊，好确定她有无温热的体温。

他站得近到芽裳可以感受由他身上所散发出迷人的男性气味与体热，她蓦然害羞的往后退，早忘了先前对他的厌恶。

“大爷，您的心上人佩戴这条项链后，肯定绝艳天下。”小贩谄媚的再补充。“送你。”迈尔没理会小贩的话，迳自将项链送给芽裳，既然项链是她先看上的，不管她因何理由没买下，他正

好可以借着买项链送佳人好好认识她。

“不必了。”她板起脸来，看也不看项链一眼直接拒绝。

“你不喜欢这条项链？”迈尔挑眉，他以为她会欣喜接受，或者表面上拒绝，私底下则为他大献殷勤的举动开心；可是她没有，由她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来，她是真的不喜欢这条项链。

“如果喜欢我会自己买。”她连瞄都不愿瞄项链一眼。

“既然你不喜欢，那我留着也没用，还你。”迈尔对她的态度不以为意，笑眯眯的把项链还给小贩。

“那……这，大爷……”小贩瞠目结舌剩着掌中的项链，不会吧？难道要他把十枚银币给吐出来？那简直是要他的命啊！

“银币不用还我。”迈尔当作打赏，没取回银币的意思。

“谢谢大爷！谢谢大爷！谢谢大爷！”哈哈！他跑市集跑了几十年了，从未见过如此大方的客人，竟然将十枚银币送他，唉！早知如此，他就卖更多东西给客人，他得到的银币会更多！芽裳对他大方的态度未加以理会便转身离开，不愿再见到他。

见她离开，迈尔仅是跟在她后头，没再上前搭讪。

漫步过一条又一条热闹叫卖的街道，并非芽裳神经作祟，她是真确感觉到方才那名粗蛮的男子故意在后头跟着她，在她停下脚步回头瞪他时，他居然厚颜朝她一晒，浑然不为无礼的跟踪感到羞愧。

无赖的一笑无疑是火上加油，使得芽裳对他的观感更差，在忍受不了他的无礼又无法顺利摆脱他之下，芽裳左晃右绕来到城外的废墟，整个人站得直挺挺等待健硕的身躯闪入她的眼帘，双手成拳如准备上战场奋勇杀敌的女战士。

迈尔悠悠哉哉晃至康墟，晓得她是故意将他引至偏僻无人烟之地，意外的没瞧见护妹心切的兄长或是英挺的护花使者，唯独她一人，娇柔中夹带着火焰，身后衬着荒芜的废墟除了显

得她的虚幻外，更让人觉得她善良好欺。

而他，正是准备诱惑她落入陷阱的恶狼。

“你跟着我做什么？”他的吊儿郎当激忽了小美人，芽裳扬高声调再也顾不得大家闺秀该有的仪态。

“是我跟着你吗？不是你要我随你来？”迈尔三两拨千斤将责任回转给她。

“我没有。”光是看见他就一肚子火，怎会开口要他跟着她，况且他们非亲非故，她岂会要他像仆人甚至是更亲密的人跟着。

他的话……他的话简直是胡说八道，存心污蔑她！

“你有。”他笑呵呵的要她别否认。

“你说谎！”芽裳娇气十足的怒斥，她气的想弯下身拾起地上的石子掷到他可憎的笑脸上，她发誓，如果他再这样可恶的笑下去，她绝对会以土石打掉他的得意。

“是你校好的体态，凌波的步伐，舞扬的银发对我发出无言的邀请，我不过是顺了你的意，有何不对？”他低喃的言语掩藏不了对她的欣赏。

“你……无赖！”芽裳不知该对他坦白的欣赏感到开心或是生气。

“因你让我当上无赖又何妨。”为了得到佳人芳名，就算要他当个无耻之徒他眉头也不会皱一下。

他的厚颜无耻让芽裳找不出其他字句辱骂他教他退却，唯能狠狠瞪着他，明确表明她的厌恶。

“你走开！我不许你再跟着我。”她不喜欢被他跟着的感觉，那会令她有被盯上的感觉，宛若不小心跌入蜘蛛网的蝴蝶，愈是挣扎愈是陷得深，再也逃脱不得。

“告诉我你的名字。”他答非所问，棕眸热切的凝视美丽的脸庞。

“你不走，我走。”芽裳拉起裙摆怒气冲冲绕过他打算离开，再与他相处下去，她保证她绝对会失了形象放声尖叫。

“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，我不许你走。”迈尔是不容拒绝的人，凡是他看中的人，没有一个能逃过他的诱惑，他健臂一拦，简单轻松的将她困在他的怀中。

“放开我！你以为你在做什么？”芽裳惊的倒抽一口气，极力稳住声调，强作镇定命令他。

头一回这男子蛮横强搂住，他们之间毫不相识，她该为此感到恶心想吐，若是脾气烈点的人，早不客气赏他几十个耳刮子了，可她却没有！

事实上富有魅感的男性体热与气味将她围困住，使她无从思考、无法反应，全身软趴趴，像是枯萎的小花，迫切等待甘霖雨露，承恩受泽恢复原有的生命力。

“告诉我你的名字，我就放了你。”迈尔垂首靠在她的颈际，鼻翼贪婪的攫取由她身上散发出的淡雅清香。

“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要胁我，你……你……”颈侧不断吞吐而出的鼻息挑弄得她全身泛起疙瘩，让该是义正辞严的口吻，到了最后竟然口吃，失了原有的气势。

“迈尔，我叫迈尔。”偷咬了下雪白的颈子，低喃出他的名字，他要她永远记住他的名，无法轻易忘怀。

“啊？你在做什么？”麻痒的咬吻令她全身战标，娇柔的堡垒时变了调，加进了妩媚。

“叫我迈尔。”对于她的不听话，迈尔所给予的惩罚是再咬她一口，她的皮肤细致无瑕，经他轻轻一咬马上留下红痕，像是烙印下他专属的印记，为此迈尔满意的笑了。

“迈尔！住手！”几乎是尖叫出他的名，浪花于碧瞳中打转，她委屈的忍下泣意，不想教他看笑话。

“快点告诉我你的名字，否则我不保证会不会对你做出更

邪恶的事来。”她美的令他想一口吞下她，让世人再也无法窥伺她的美，唯有他独享。

“芽裳，我叫芽裳高莫。”生怕他会做出她无法承受之事，她不敢再隐瞒姓名，老老实实告诉他。

“芽裳……很适合你的名字。”迈尔扳过她的身子与她面对面，嘴里细细品味她的名儿。

“我已经告诉你我的名字，你可以放开我了。”与他的双眸一触，里头深漩诱人的涡卷几乎将她的心魂狠狠吸入困住。芽裳用力眨眨眼，克制住飘浮蠢动的心魂。

“时机未到，不放。”好不容易真真实实拥她入怀，焉会轻易放手。

“你骗我！你明明说只要我告诉你我的名字就会放了我的。”惊觉受骗，她大声指责他食言。

“是你太天真，不够了解男人。”三两下又把责任推回她身上。

她身上的味道是属于干净无污染，可猜想得出她深受家人保护，完全不仅要弄心机。这样的女孩在有家人保护下是天真，一旦脱离了家人的羽翼来到纷乱的世间，所有信任人的举动即是傻笨。

这样的女孩是最禁不起玩弄，亦非随随便便任人调戏，若他存有良知，应该马上放开她，可是为了得到她，他可以据弃良知，当她心中十恶不赦的大恶人。

听闻她的姓氏后，知晓她身出名门，莫怪能拥有一身良好气质，她应是高莫家的小女儿，传闻高莫家的大女儿高傲独立，与她外在的形象完全不符，又闻高莫家的小女儿纯净如精灵，更加确定了她的身分。

高莫家的人……普曼人……无论怎么看，他们都不该兜在一块儿，但他该死的就是看上了她！该死的就是想要她！他

……该死的就是控制不了满脑的欲念。

“你到底要什么？”芽裳怕了，她不要与他亲近，她知道得快些逃离他，可是她却没有办法。

“你不该引我来这里的，荒芜的废墟鲜有人烟，只会引起男人体内的恶魔。”似教导，惋惜她的愚昧。

鲜红欲滴的红唇抖了几下，碧瞳起了畏惧的小波痕。

“芽裳，你该懂的，我体内的恶魔因你出闸，唯有你方有办法使它再乖乖的沉入暗处。”尖挺的鼻翼摩挲着细嫩的脸颊。

“我不懂！”是不想去懂，不敢去懂，宁可保持在永远无知的状态。今日不该出门上街的，如果她肯乖乖待在家里，陪着即将出嫁的姐姐，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。

“我会教你懂。”迈尔魅惑一笑，放唇吻住挑逗他许久，张张合合的罪恶之源。

“呜……”没能芽裳拒绝的机会，未经人品尝的唇儿马上被封住，原是抵抗的小手被他抓住，再也抗拒不了他的纵横入侵。

身下的朱唇如春天的花朵带着特有的留香，迈尔恣意呵怜、辗转缠绵，灵巧的舌尖逗弄着她，极力说服她为他绽放开放。在他强力的侵入下，初尝情人之吻的芽裳哪斗得过他，嚅嚅一声，敌唇臣服。

激昂的热情蔓延，迈而慢慢松开对她双腕的箝制，搂住她纤细的腰肢，体内小小的火苗借由他的舌传递予她，企图将她燃烧成灰烬。

芽裳并未察觉到自己已获得自由，双手紧抓住他的衣衫，娇柔的身躯贴在壮硕的身躯上，借着他的力量来撑住虚软的双腿。

拥吻许久，直到两人气喘吁吁，方依依不舍松开对方，芽裳双眸弥漫着未知的情欲凝望着他，一时间头脑浑沌的无法理清方才所发生之事。见到她因他的吻尚未恢复理智，迈尔自大的

笑了，拇指恋恋不舍抚着他吻肿的唇瓣儿，她甜美的教他几乎松不开手，若非理智告诉他，再不松手两人会因缺氧而昏厥，他肯定会抱着她直吻到地老天荒。

“我……”芽裳仍依靠着他，寻找着失去的气力，他的拇指似带电，在她的唇上激起一阵阵涟漪。

“你想说什么？”棕眸带着温柔，他唇边带着满足的笑，轻问。

“我……我要回家了。”不晓得还能跟他说什么，唯有怯懦逃回家，回到那个没有威胁、激情，和乐温馨的家。

“我要再见到你，明天在此，同样的时间。”迈尔拉住她与她订下时间，在吻过她之后，他更是不可能放开她。

“不！我不会再见到你。”芽裳用力甩甩头，甩开情欲，迎回理智。他不是她可以招惹之人，她不会再悻的见他，让彼此纠缠不清下去。

“告诉我你会来。”迈尔沉下脸，不容她拒绝。

“我不会来。”

“你会来！”迈尔的脸愈沉愈黑，以威势强迫她顺从。

“我不会。”芽裳淡淡的笑了，她不可能再背着家人出来见一名身分不明的陌生人。

她知道他不是普曼帝国的贵族，所有贵族世家子弟她全见过，若他是的话，早在仕女问引起一阵旋风；若他是的话，是不容见过他的人轻易将他忘怀，是以她肯定他不是普曼帝国的贵族子弟。

可是他看来亦不像一般商人或农民，倒是较像须军打仗的将领，与她未来的姐夫一样。总之他的身分是个谜，尤其现在正值战争期间，他极有可能是敌对的亚罗斯人，为防遗撼产生她更不能跟他在一起。

“我要你保证你会来。”迈尔动怒了，抓住她的手腕，恶声

道。

“我不会来，我不会再见你。”再过几天她姐姐就要结婚了，她会陪姐姐丝芮到雷瓦家去，会有好长一段时间不回来，他们不会再有机会见面。

“会的！你会的，我保证。”迈尔松开对她的箝制，不喜欢见她自信满满的诉说他们俩不会再见。

他迈尔梵发誓一定会与她再见面，无论她逃到天涯海角他都会找出她来。

“是吗？”芽裳轻笑，没把他的话说当真。

迈尔冷冷看着她，没搭腔。

芽裳转过身去，没对他说任何话，连最基本的再见都没说便拉着裙摆离开。

执着的棕眸盯着渐渐远去的情影，没出声亦无采取任何行动留住她，今天暂且让她离开，待下次见面，他就不会让她轻易离开。



迈尔以瞬间移动回到亚罗斯大军驻扎的营区，脑海中布满芽裳的身影，他之所以会到普曼帝国未遭亚罗斯大军征服之处，无非是想探得城内的情况，收集有利情报；而会遇上芽裳高莫完全是意外。

她的出现，让他全然忘了自己处于敌人的地盘，随时有曝露身分招来致命的危险，却仅顾着看她。

如月光般柔和的银发、如湖泊般澄静的碧眸，以及赛雪的肌肤，她的每一分每一处无一不带着炫目的美丽。

他的心魂在见到她第一眼时即被勾走，早忘了任务，幸好她不是他在战场上会遇上的敌人，否则她不费吹灰之力，便可将他打得落花流水，令他甘心沦为阶下囚。

迈尔想着她的拒绝与逃离，这样的她只会加强他征服她的

▽
台
湾
·
于
晴

决心，或许在她心中早有心仪之人，甚至是私定终身的对象，不过那不管他的事，丝毫影响不了他的决定。

他要她！迫切的想得到她！带着万丈决心，迈尔信步走回自己的营帐。暂且让她逃离几天，过几天后，他会再次出发去诱捕妄想逃离他手掌心的精灵。

她所不知的是，他晓得她会到雷瓦家参加姐姐的婚礼，若非对她的行踪掌控得住，他就不会放她走。

所以她以为她逃离了他，再也不会见到他，实则不然，诱捕猎物的大网已撤下，只待慢慢收网将她缚住。

迈尔走到自己的营帐前时，祭司席思正巧步行而过。

“席恩。”出声同席思打个招呼。

“迈尔，你今天气色不错，是否在普曼帝国有所收获？”席恩笑眯眯看着迈尔。

“还好，你呢？”迈尔耸耸肩随便带过，不打算让席思知晓他遇上芽裳的事。

“和往常一样。”席思的生活一成不变是众所皆知之事，对于迈尔的询问，他当作是朋友间的关怀，无一丝不耐，保持着平和的神态。

迈尔扬唇，精亮的明眸凝望另一方土地，眼瞳中有着掩不去的雄心壮志，此时的他已将芽裳美丽的身影抛下。

辽阔丰饶的土地上，人民却过着痛苦的贫困生活，一切皆因上位者的贪婪。

“普曼帝国的人民值得过更好的生活，亚克斯王可以将人民带上更好的生活水平。”他有感而发。

“阿烈不是位明君。”席思出声附和，身为祭司的他早在众人尚着不清未来时，已看得清清楚楚，对万事变化了然于心。

“亚罗斯大军迟早将他拉下台。”谈到阿烈时，迈尔不屑的嗤之以鼻，在他心中，暴虐无道的阿烈没资格当上位者。

席思亦想到阿烈曾有的暴行，阿烈对于不服从他的人，素来不给予好下场，男的被割去舌头派为奴隶，终生不得翻身；女的则被烙下屈辱的烙印，成为供人取乐的娼妓，至死方休；阿烈的罪罚素来连带处置，往往一人犯错使得整个家族的人都跟着受罪，久而久之，阿烈的心理变得不正常，而以折磨人为乐。

朝廷之上，再也无人敢出言反对阿烈的决议，任阿烈高兴的为所欲为。

“阿烈会尝到自己所种下的苦果。”上位者若不能以仁爱为出发点去爱护他的人民，要这样的上位者亦无用。

“席思，由你的话中，我似乎已听到最后的结果。”迈尔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。

普曼帝国各个守将皆软弱，根本不足与亚罗斯王国为敌；是曾耳闻普曼帝国有名强将——安德鲁，但光凭安德鲁一人如何与统勇善战的亚罗斯大军对峙？百拳难敌万刀，迟早是要交出手中的城池。

“最后的结果代表一切都改变了。”席思缓缓道，嘴角噙着神秘的笑意。“一切都改变了？当然，普曼由亚克斯王统治，人民生活必定变得富足和乐。”迈尔对他的王有信心，深信在亚克斯王的统治之下，所有事物会变得更加美好。

“其中最大的差异是人心。”席思再补充。

“人心？”他不解的望着席思，不仅席思何以突然提到人心。

“是的，人心；亚克斯王的心、你的心，以及所有人的心都会有所转变。”据他所知，这转变之大，会令所有人措手不及。“那你呢？席思，你认为你的心会有所改变吗？”明了席思是在预测未来之事，迈尔故意反问他，他倒要听听席思如何解释切身的问题。

“我的心？当然不会，我仍然会是你们所能信赖的祭司。”他的心素来平静无欲，岂会有所改变。

“席思，你的话饱含过多的自信了。”迈尔摇头不信，饶是席思身为国内最伟大的祭司，他仍不愿相信席思的话。

席思的确是可以预测甚至看见所有人的未来，但他却看不见自己的未来，既然看不见，还是别说得太有自信，免得将来自掌嘴巴。

“且让你我拭目以待。”对迈尔的怀疑，他毫不感到不悦，就让时间去证明吧！

两个男人相互凝视，一壮硕，一纤细；棕瞳中写着怀疑，银眸中写着肯定，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却气势相当。

迈尔的未来虽是让席思看尽了，不过迈尔亦等着看席思的未来，等待有一天，席思发现自身犯下的错误，好将席思今日所说的话回赠给席思”。

于晴九九新著

第二章

于晴九九新著

▽台湾·于晴

普曼帝国内各个贵族世家，为境内即将来临的盛大婚蚤聚于雷瓦家，流动的小贩、乐师亦闻声而来，使得整个雷瓦家里里外外热闹非凡。

虽然正值战事吃紧的时期，普曼人仍希望借由喜事来冲淡些秽气，况且要娶妻的是国内最英勇的将军安德鲁，他们深信安德鲁在有了美丽妻子的抚慰后，于战场上会益加神勇，甚至将已失去的领土城池给夺回。

所有人开开心心乐观的等待胜利的到来，欢乐的气氛充斥于诺大的雷瓦家。

芽裳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，偷偷溜出吵杂的雷瓦家，跑到宁静的树林喘口气。

长吐一口气，将耳中的噪音甩去，芽裳顾不得脏，直接倚着树干坐在草地上。

她快被烦死了！待在雷瓦家，除了得不时接受其他男子爱慕的目光外，还有女子嫉妒的目光等待她，再加上一些长者对她婚事的过度关心，使得她得不时倾着众人的意点头微笑，不能有其他轻挑的举动出现，父母亲为了姐姐的婚事在一旁策划，根本容不得有时间让她依偎撒娇，她只好靠自己去解决一堆烦人的问题。

幸好她亦非安静受困的乖乖女，随口找了理由便跑了出来，若要她再回去，非得等到开饭时间不可，她可不想再修到被